

中國戲曲理論叢書

也是園古今雜劇考

孫楷第著

上編出版社



中國戲曲理論叢書

也是園古今雜劇考

孫楷第著

上編出版社

也是國古今雜劇考

著者 孫楷第

編號.645 版.277(12) 215頁 25開 243 000字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一版(初1)

上海印 0 001 - 3 000

本版印數 3 000 冊

定價 20 000 元

• 出版者 •

上 雜 出 版 社

上海寧波路六五五號

大連印刷廠製版

東明印刷廠印刷

• 版權所有 •

改版本序

清初錢曾所藏古今雜劇，著錄於也是園目者三百餘種。曾歿後，此書無聞；一九三八年，忽發見於滬上。國立北京圖書館購得之。由是斯書復顯於世。其劇今存者二百三十餘種，中有一百三十餘種爲孤本，可謂最大祕笈。余於一九三九年閱斯書於滬上。歸爲『述也是園古今雜劇』一書（此書於一九四一年模印於北京）。對於關涉古今雜劇之種種問題，雖亦有發揮，而彼時急於出書隨編隨印，其體例文字，甚多不妥之處。書既行，雖悔之而無可如何。一九四七年在北京大學暑假內長日無事，乃取是書修改之。去其重複語，累贅語。材料之有遺漏者，亦補完之。凡二十日竣事。易名爲『也是園古今雜劇考』。以視一九四一年印本可謂『文減於前，事增於舊』。但第一第二兩篇文格卑弱，終未改好。諸篇內容或仍有不當之處。望讀者正之。

孫楷第書

序

北詞肇於金而盛於元。其時戲曲發達成空前鉅觀，文人受其影響，遂競爲劇本。百年之間，英才輩出，項領相望。顧所編劇，當世無人爲之綜錄，故元雜劇究有若干本，以文獻無徵今不能確知其數。元至順初鍾嗣成撰錄鬼簿，所錄雜劇凡四百五十餘本；此特就所習知之人及先輩著名當時者，錄其人附著其劇，非一代戲曲總錄也。明洪武中寧獻王權撰太和正音譜，其羣英雜劇目錄五百三十餘本，又古今無名氏雜劇目一百一十本，共得六百四十餘本，超出於錄鬼簿者幾二百種；然亦就箇中所藏者錄之，非元人戲曲總錄也。

明初去元未遠，當時人所見元人戲曲尚多。然收藏之富，當首推內府。明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稱『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斯言雖似誇張而實屬可信；以開先曾爲太常寺少卿，太常職掌禮樂，開先此言，宜必有據也。唯賜詞曲一千七百本，當是命典守者傳錄予之，非逕出內本。開先此言，微嫌不清。然由此可知內府藏詞曲之富。今永樂大典目錄雜劇

只百餘種；此因類書不能全引，非可據以云明內府曲本盡於此也。開先此序又稱「人言憲廟好聽雜劇及散詞，搜羅海內詞本殆盡。武宗亦好之，有進者即蒙厚賞。如楊循吉徐霖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然則明內府藏曲，當成化正德間，不僅藉舊有之本，且大蒐海內詞曲，其繁富可知也。

其私家藏曲，以余所知，明初則有關中康氏；亦見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文稱「康對山高祖汝楫曾爲燕邸長史。王府賜劇，汝楫盡有其本。傳至對山，少有存者。」嘉靖中則有李開先紀及何良俊。開先閒居集文集卷五改定元賢傳奇序稱「元詞鮮有見之者。見者多尋常之作。乃盡發所藏千餘本付門人張自慎選取」。文集六南北插科詞序自稱「金元詞曲芙蓉雙題多月倩女等七百五十餘種，靡不辨其品類」云。則開先所藏元曲，殆墮內府矣。紀有寶文堂書目，其樂府類錄書凡三百五十餘種；其目不盡北詞，且有少數詩詞樂書羼入其間。然覽其目，十之八皆北曲也。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稱「西廂琵琶傳刻偶多，世皆快覩。故其所知獨此二家。余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此三家皆以藏書著名，不專藏曲，而曲之富如此。唯紀良俊所藏曲不逮開先遠甚。開先章邱人，紀大名開州人，良俊則華亭人也。

萬曆間以藏曲著名者，當首推臨川湯顯祖。明姚士粦見只編稱「湯海若先生妙於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有太和正音譜所不載。比問其各本佳處，一一

能口誦之。」次則餘姚孫鑛。明王骥德曲律四稱『金元雜劇甚多。今吾姚孫司馬家藏三百種』。

孫司馬卽孫鑛。同郡故曰吾姚鑛正德中忠臣燧之孫，字文融，萬曆二年進士。歷兵部主事，兵部

侍郎，總督遼薊軍務，終南京兵部尙書。人稱『月峯先生』。明史附燧傳而光緒餘姚縣志載鑛

事爲詳。骥德曲律所稱孫比部如法卽鑛猶子。藏劇云云，當是事實。今人習知鑛批點古籍，而不

知其藏曲之多如斯也。次則山陰祁承燦。承燦曠園別業有淡生堂，庋書富甚，藏書之名甲天下。而亦富藏曲。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六稱『參政（按承燦歷官至江西右參政）富於藏書。將亂，

其家悉載至雲門山寺。惟遺元明來傳奇多至八百餘部，而葉兒樂府散套不與焉。余猶及見之。』

麻城劉承禧（字延伯）。臧懋循序元曲選自稱『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

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則稱『晉叔（懋循字）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

人雜劇二百五十種，』與懋循自序異。疑是竹垞誤記。然據此知承禧藏曲亦富。次題吳江沈景等。

曲律四稱『余家舊藏及見沈光祿（璟）毛孝廉（以燧）所（藏），可二三百種』。其意謂三家各二三百種，或三家所藏共計之得二三百種，不可知。明季常熟錢曾以藏書名，所藏曲亦富。其述

古堂目卷十所錄『古今雜劇』三百種。後重訂爲也是園目所錄『古今雜劇』三百四十二種。

由上所引觀之，知有一代雖北曲浸衰，而元曲之收藏猶富。內府無論矣。私人藏書其多者

至千數種，少亦數百種。迄明之季，其家藏至二三百種者，猶數見不鮮。當時儲藏之富，誠令人羨慕不置也。

明鼎革後，此諸家藏曲，大抵無聞。其內府所藏，亦不復見於記錄。唯淡生堂曲，嘉道間爲山陰沈復粲所得。復粲所編鳴野山房書目，子部樂府家傳奇類錄傳奇五百餘種。其雜劇類有名劇
彙七十二本二百七十三種。蓋卽承爌舊藏。復粲書以道光己酉散出，其精本半歸楊器之（據趙之謙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序）。己酉係道光二十九年。此後有洪楊之役，則不知其書存亡矣。

錢曾也是園書甚著，其精本半歸李滄華。今所見延令季氏書目有抄本元曲三百種一百本，與述古堂目合，疑卽其書。然書自季氏而後，亦杳焉無聞。距十年前卽一九二九年，常熟有丁祖蔭者，爲文刊布於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四號）稱『於海虞趙氏舊山樓見也是園曲。曾閱一過，錄其跋語，匆匆歸趙。今不知流落何所』。斯文出而學者爲之聳異。幸是書之尚在人間，冀傳出之有日，而丁氏言旣暗昧不明，書亦終無人能見，斯書也忽顯忽隱，遂如曇花之一現。夫明人藏本蓋化烟雲。如丁氏言，則也是園舊藏曲乃碩果之僅存者。倘令斯書終闕，則是明以來歷劫僅存之曲，終埋沒沉淪，不復與世人相見；其遺恨爲何如乎？

然而世事乘除，有非人所能逆料者。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起，江介河朔，淪爲戰場。故家

文物，蕩然無存。其幸免於兵火之厄者，則往往流落於人間。而斯書以一九三八年忽出於滬上。

蓋卽丁氏所藏，書賈由蘇州得來者。國立北京圖書館出重值購得之。由是斯書復顯於世。復塵封銅閉之虞。自喪亂以來，人離其羣，物易其主，所遇至酷矣。而斯書乃獨得其所。

余以一九三八年八月遊滬，閱斯書於商務印書館（時商務印書館方重印此書）。凡三週讀訖，得筆記十餘冊。北歸，整理之。明年成書一冊，模印於北京，即爲此本。也是園古今雜劇自明季以來易主八九次，歷時三百二十餘年。其授受源流，一出一人，以及本之離析合併，欲一一考之，如畫沙指掌，已非易事。况余之留滬不過三週，雖閱時極力求詳，而不免掛漏。其疑似難明以及欲抄錄而未果者，輒詢之張菊生先生。幸前輩高明，不吝指示，書問三反，教誨益勤。又有胡君世範英敏嗜學，風味相欽，在遠不遺，遂有他山之助。以此師友扶持助我理解者不少；然而學疏識淺，所言不敢自以爲是也。如有刊正，請俟世之君子。時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孫楷第序。

也是園古今雜劇考

目 錄

改版本序

序

一 收藏	一
二 冊籍	五一
三 板本	七七
四 校勘	一五五
五 編類	一七五

六 品題

附錄

二〇五

二六九

一 余所見錢謙益重編義勇武安王集

一七八

二 也是園曲與也是園藏書目底本

一七八

三 也是園目尚仲賢『玉清殿諸葛論功』戴善甫『趙江梅詩酒飄江亭』劇未佚說三四一

四 重話舊山樓

一四七

五 元曲新考

一七一

後序

四一二

一收藏

今所見也是園古今雜劇，刊本約十之三，抄本約十之七。刊本抄本中並有明趙琦美題跋，知斯編所收十之七八爲趙琦美錄校之本，宜稱脈望館本。今仍目爲也是園古今雜劇者：以也是園目備載諸劇名，而脈望館目無之。且斯編卷首有黃丕烈手抄目錄，即稱『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夫書是趙琦美故物，書自錢曾而後，丕烈得斯書之前，藏者固非一家，丕烈非不知之。而獨稱『也是園藏書』者，以曾也是園目有雜劇多種，人所共知，標名宜取其著者，丕烈之意固當如是也。斯編經何煌校過。其題跋『雍正乙巳』或『雍正己酉』，知清雍正間曾藏何煌家。自煌而下，如試飲堂顧氏，如黃丕烈，如汪士鑑，如舊山樓趙氏，諸家收藏，本書皆有文字圖章可據；此班然可考者。至今本卽也是園舊藏曲，亦可于第一冊岳陽樓劇有錢曾手書墨蹟徵之。曾書善本半歸季振宜。今振宜藏書自有抄本元曲，其種數與曾所著述古堂目合。振宜曾藏斯書，似亦無可疑。唯趙琦美錄校之書，琦美歿後盡歸錢謙益，謙益絳雲樓火後，又悉舉以贈錢曾；則曾也是園藏古今雜

劇，當卽謙益故物。而今本古今雜劇無謙益藏書印記，亦無題跋。說者或以爲疑，以爲謙益雖得琦美遺書，其於斯書果得之與否，尙不可知；以謙益藏是書在本書毫無證據，且絳雲樓目亦不載也。余謂謙益絳雲樓目非其全書，曹溶已言之。至本書無謙益圖章題字，不足爲謙益未藏是書之證也。何言之？凡謙益藏書及閱過之書傳留至今者，往往缺葉或割去一二行；是其蓋章或題字之處。蓋清乾隆三十四年，曾下上諭銷燬謙益撰初學集有學集。四十四年又禁郡邑志書載謙益詩文及謙益生平事實，所著書目。此令旣行，畏事者偶得舊書，遇有謙益圖章題識卽去之。如黃丕烈百宋一廬書錄所載宋本龍龜手鑑，卽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本，後割去一行。藝圃藏書題識二載梁溪高氏本戰國策，首冊缺序錄四葉，卷一缺二至六葉，末冊後序缺第五第六葉。謂卽絳雲所藏，其缺處是藏書者圖章題識，爲淺人撕去之。

百宋一廬書錄亦載是書所記略同

張鈞衡百宋一廬書錄跋，更謂於盛昱處

曾見宋槩方言。其書本有謙益跋，見有學集及季滄葦書目。今本則去目錄末葉，而景抄末行六字，

按當云去序末葉，影抄序末行六字。此書今藏江安。傳氏方言原書本無目錄，張氏記憶偶未清耳。

與丕烈之言脗合。因贊丕烈收藏既富，議論均合。無

臆斷，無偏見」云。（按今士禮居刊季滄葦書目係丕烈手錄本。其書所載宋本書，如抱朴子，方

言，法言，禮部韻略，戰國策，皆注「牧翁跋」。十家老子道德經集注會解注「牧齋題」。而

「牧」字皆塗去，或作空圍。是丕烈刻書亦避其人也。）以是言之，則今本古今雜劇無謙益圖章

題識，不但不足爲謙益未藏是書之證，且反足以爲謙益藏斯書之證。古今雜劇自謙益以下至趙氏
舊山樓，藏者八家。此八家中，今唯嘉慶中黃丕烈有跋，餘無跋。何煌有校范張錫泰等五則跋無是編跋唯嘉慶後汪士鐘
及趙氏舊山樓兩家有圖章，餘無圖章。明書非原裝，其嘉慶以上諸家題記之在副葉者，業已拆去
不存。此言雖無證據，而理似不可易。蓋嘉慶以上藏者尙五家。以情理言，不應嘉慶以還藏書者
均有題識印記可徵，而嘉慶以上藏者五家，竟無一家留得收藏證據也。按錢謙益有絳雲樓，蒙叟，等印；錢曾有虞山錢晉齋王藏書，等印。
錢曾述古堂圖書記，等印；季振宜有揚州季氏，季振宜讀書，等印；世多知之，何煌有小山煌，小山仲子，何仲
子，何煌之印，等印；元和顧氏有顧若霖，雨暉，及武陵懷古書屋收藏印記等印，見極書隅錄及楹書鵠錄續錄引。然則
謙益藏是書，或本有圖章題識。後此如季振宜，如錢曾何煌等，亦未必無印記及題是編之文。緣
與謙益所題同在一葉，或前後相連，故一并棄之耳。按：不烈好古，愛惜前人筆蹟。果不烈得是
書時，諸家題識具在，斷不去之。疑舊題拆去，必在不烈之前。而試飲堂顧氏藏是書，適在乾隆
嘉慶之際。或當乾隆禁燬書時經顧氏去之，亦未可知。今本古今雜劇尙有董其昌跋數處。其記年
書崇禎元年，計其時已在謙益得琦美遺書之後。或其昌讀是書假之謙益；或書實爲其昌所有，謙
益未嘗得此書於趙氏，乃其後從董氏得之者；今皆不可知。今本劇中又有顧瑞清跋。瑞清乃清
道光咸豐間人。是書當道光初，已歸長洲汪士鐘。汪氏書散在咸豐庚申以前，時瑞清猶存。然瑞
清殆觀書之人，以意度之，必非藏是書者也。凡此諸家，雖後世隱顯不同，名有高下；要皆風雅

好古，著名當時。今略疏其人，並述其藏書經過，受授之源。其事之可知者詳之，不可知者略之，綜其本末，亦談斯書掌故所宜知者也。

趙琦美

琦美字玄度，一字如白（據錢謙益初學集卷六十六刑部郎中趙君墓表及丁祖蔭重修常昭合志藝文志），自署『清常道人』（光緒甲辰重修常昭合志稿三十二），明趙文毅公用賢長子。玉簡齋本脈望館書目卷首所附家乘，則稱『琦美原名開美，字仲朗，號玄度』。謂玄度是號，與錢謙益所撰墓表不同；謂字仲朗，與丁氏常昭藝文志稱號仲朗者不同。按：趙文毅松石齋詩集六送地理會時統詩序，稱兒子琦美。松石齋文集八刻東坡志林序稱予子琦美。是文毅在日已名其子曰琦美不名開美也。瞿汝稷撰少宰定宇趙公行狀（定宇用賢號，汝稷有瞿問卿集余未見，此文據邵松年海虞文徵卷十七引）稱公長子開美。是文毅歿後尙名開美，不名琦美也。余疑開美是譜名，而琦美是學籍仕籍之名。汝稷撰定宇行狀，所書是譜名。文毅撰詩文，則以學名呼之也。

瞿汝稷撰少宰定宇趙公行狀稱公子男四：長開美，國子生。次祖美，國子生。次降美，國子

生。次玄美。汝稷此文成于北京，作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距用賈二十四年歿僅二年。是用賈四子，除玄美尙幼外，餘三子皆是監生。其時琦美尙未得官也。琦美入官，當以父蔭；但不知始自何年。據錢謙益撰琦美墓表云：

君之歷官，以父任也。……官南京都察院知事。修治公廨，費約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將作營造式也。陞太常寺典簿，轉都察院都事。及其承太僕，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馬經也。

又云：

神宗末年，建州人躡遼左。趙君官太僕寺丞，有解馬之役。匹馬出山海關，周覽要害。歸，上書于朝，條上方略。君意天子將使執政召問，庶幾得以獻其奇。僅如例報聞而已。君以此默然不自得。以使事歸里。用久次，再遷刑部郎中。是年八月，君還朝。明年，病沒于長安邸舍。天啓四年正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二。

清光緒二十四年重印乾隆本常昭合志卷八趙用賈傳附琦美。所記琦美事蹟，即據謙益此文。而多所刪略，故事不備。謙益記琦美歷官甚悉，而文求簡核，不書年月。然以琦美諸書題跋考之，其何年任何官猶約略可知也。琦美洛陽伽藍記跋錢曾讀書敘求記引。見章紓補輯敘求記校正卷二之下洛陽伽藍記條。稱「歲己亥」按萬曆二

十七年）覽吳琯古今逸史本，不可句讀。購得秦西巖等四家鈔本校之。丙午，又得舊刻本，校于燕山龍驤邸中。章評於此下注云：「琦美以降官刑部。明史職官志刑部十三司掌分省刑名外各有兼領職務，江西司所管督美官刑部，在天啓三年。此數在丙午，是萬曆三十四年，相去遠矣。據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西單牌樓東北有龍驤衙。此跋龍驤邸，當是琦美在京寓所。第街與胡同皆有斯名，不知所宜應在何處耳。凡歷八載，始爲完善」云。丙午乃萬曆三十四年，是時琦美已在南京。據謙益琦美墓表，琦美由南京都察院炤磨升太常寺典簿，則是時殆官太常寺也。又文房四譜跋藝圃藏書題識卷五文房四譜條引稱「戊申八月，友人孫唐卿自家山來（唐卿名允伽），借錄此書，校其譌者。復從徐騎省集中錄出是書之序。」未署『萬曆三十六年（歲次戊申）九月十三日海虞清常道人書于柏臺公署。』柏臺乃御史臺別稱，則是時琦美已由太常寺典簿轉都察院都事也。琦美官太僕寺丞在萬曆末年。今也是園舊藏雜劇所載琦美跋所署年月，起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十二月（息機子刊本切飼旦看財奴跋）迄四十五年丁巳十二月（抄本黃鶴樓跋），當即爲太僕寺丞之時。戊午由關外歸，上方略，言不見用。遂緣使事歸里。時則萬曆四十六年。蓋家居者五載，至天啓三年秋，始還朝就刑部郎中。不數月而歿于京邸。綜其一生，中年入仕，浮沉下寮者十餘年，官止于五品郎中。可謂不遇于時。宜其天啓遷官時徘徊咨嗟，有世莫我知之嘆也。

趙氏自明以來世爲常熟人，而琦美則寓武康，亦于謙益此文知之。文稱琦美天啓三年過謙益